

寶誼之心

3

冀求安寧的果報，是永續不滅的詛咒？
堆砌浩瀚的鉅業，就應漠蔑肘邊的平實？

一杯飲料／著

歸
原

去該去的地方

伊甸，優善的代名詞，永安的象徵，幽謐在那遼原的一角。

蓬萊，亦虛亦實的存在，在那遙遠的年代，白浪滔滔的一隅，悠然而立。

苟覽著那些千篇一律的文字轉述，輕輕敲打沉靜多時的想像力，是要嘲笑遠古者的膚淺、溺於表象，還是冷嘆錮於現實的不可能？

像這種時候，就是不要想太多的時候。

你只需要捨去那些滑稽的遮陽玩具，你就會發現，那光芒，耀眼、卻不灼目。

再看看脛邊的植圃，你叫不出幾株草，但是它們的千奇百豔，就是令你身心舒鬆。

接著稍微抬起下巴，給那些從未沮肩撒手的喬先生^(註1)們，行上注目禮，你馬上就會發現他們的慷慨，默許你隨意享用，那些攀懸在他們肘臂下的飽滿美實。

當你拉開身子，取下禮物的片刻，悠悠遊過的清風，順勢撫下你身上的升熱，掠過耳際的二三，更蘊含著某種旋律，旋得令你舒適，旋得令你流連。

1. 一般來說，有明顯的直立主幹，且高度達6米以上的木本植物，通稱「喬木」。

是的，你正置身在這悠然美國中，這名為伊甸的最初，亦為歸原的最終。

這最初的悠然，源自它簡單無紊。

這最終的悠然，足以擁納每一個躁動的靈魂。

這循序不息的悠然，總能觸及每個意識中，那最深層的原始，卻又不使其失控狂亂。

當你深進這浩瀚謐祕的懷抱，才會豁然秩序的真諦。

在這真諦之下，你就如那迎風的公英子、簌來則起，亦或枝頭上的待綻美苞、達時即開。

此時此刻，你再度成為自然的一部分，始續終余^{（註2）}、靜動相諧。

○ 瑰園流影

「林先生，一路上辛苦了，需要什麼飲料醒醒神嗎？」

聽得出是機械語音，卻抑揚著某種微妙的頓挫，若不追究它那超乎自然的字正腔圓，那它姑且就是真人發音。

2. 田中芳樹，《創龍傳》，1987。

被那機器人喚做林先生的男人，在位子上醒來，疊在他意識最上層的記憶，讓他反射性的檢查起自己的腳邊，一旁的機器人，親切題點：「雜誌我幫您放妥在那兒了。」

林先生尷尬得扯了扯嘴角，道：「謝謝，白開水就好。」

一身雪白的機器人，應聲抬起兩肘，左手展轉成一個碟狀的小台，右手兩指一合，構成一個噴槍般的口器，朝著左手小台上剛彈出的紙杯，注進剔透的清涼。

林先生一口仰盡「白子」遞給他的清水，迅速打理了一下隨身的行李，跟著白子離開了列車廂，踏進那徐風悠悠的開放式月台：「林先生，恭喜您，您長久以來的辛勞，將在此畫上句點……歡迎來到緣吉，享受您應得的安逸與休憩……」

白子，在林先生前面引導，客套謙語，而林先生，早已魂魄驟離，瞠目咋舌，僵立在月台上。

從月台望向緣吉，看到的是一面生氣盎然的海洋。

那海洋綠得浩瀚，各種深淺，仿若羅列著某個奇妙的圖騰。

為數稍薄的紅與黃，猶是萬綠中的綴星，亦如映上綠海面的琥珀光，跟著盎然大洋，悠悠擺盪、隨興樂動。

各種植物的花果香，在那悠悠輕風中混而不亂。

當它們乘著悠風，幽進兩翼^{（註3）}下，即自行秩序地，奏起那部未聞其名的交響詩，令你的嗅器如沐真泉，令你的心神安癒清暢。

林先生，被眼前的盎然壯闊深深攝定。

伴著悠風的沙沙窸窣，彷彿接二連三的輕浪，浪得他魂縈九霄，浪得他想就這樣成為那浪的一分子……

白子，察覺了林先生沒跟上，轉身親切道：「抱歉，需要幫您拍張照嗎？」

「好……啊……你可以一起嗎？」

林先生，似是花了點功夫，才把自己的二魂六魄，從那綠色大海裡拖出來。

他回應白子詢問的時候，兩眼仍沒離開那浩然美林。

「沒問題。」

白子，從容的進入林先生右肩旁的空間，伸舉出自己的右手、將手掌折向自己，調整了一下高度，道：「看著我手掌中的那枚菱形，當您準備好表情和姿勢後，告訴我。」

「可以即時發送嗎？給我兒子……你有名字嗎？」

3. 鼻翼。

林先生，興致高昂的將右手搭在白子的右肩上。

「馬上就可以處理……我叫小六，需要附入文字說明嗎……」

完成了紀念性的留影，林先生跟著小六離開月台，一路上，小六行雲流水般的，逐一介紹車站內的設施，而林先生僅是「嗯、啊、哦」的四處張望。

林先生的目光，因亢奮而雀躍在站內各式各樣的穎奇未見之間，縱使他根本對不上小六的口述焦點。

然而，這前所未有的目不暇給，將他的情緒，懸在一個不知何謂低落的梢昂。如此的居高飄然，讓他想立刻與某個人分享。

林先生，翻出無智通，同時也看到了他想要看的東西：妻子傳給他的訊息。

「對了，您太太稍早有來大廳等候您，我們跟她說隧道坍塌會延誤一些時間，所以她先回去了，她說會再傳訊給您，有收到嗎？」小六，分毫不差，捉在林先生點閱訊息的同一秒，向林先生確認。

林太太，稍長林先生幾歲，比他早入緣吉。

他們平常雖然都保持著聯繫，然而，人們之所以仰賴著科技的即時分享，正由於無法真切

的分秒相偕。

林先生看著「我先回去準備一些點心，會有你愛的燴小卷」，想要寫點什麼，隨著思考，他與林太太過去的林林總總，也開始默默攀向他意識的最上層。

挾拌思念、蘊含情愛的字句尚在構築中，沒停下的腳步，已隨著小六來到電子閘門前。

林先生不加思索地，將裝有票卡的輕便包，靠近讀取介面，介面掃描時發出的嗶嗶聲，將林先生的思緒，稍稍的頓了那麼一秒。

這一秒，似是關鍵，卻也無所緊要。

這一秒，林先生的回憶，正滯留在他與林太太的結婚喜宴。

這一秒，林先生對他周圍的視界，稍起了幾分疑竇：

「整個車站，只有我一個人？」

除了林太太，林先生也約了幾個比他早來緣吉的朋友，即使隧道坍塌會延誤時間，也總會有人算算時間再來的吧？

另一方面，林先生依稀記得，上車的時候，月台上也還有其他的旅客：

「就算沒人等我，也總有等著別人的人吧？」

林先生，回頭望了一下電子閘門的那一端。

又環顧了一下，空蕩得連多出一位小六都沒有的大廳，正準備啟口詢問，小六、再次精準地先發制人：「今天的狀況本來就比較特殊……同時又遇上隧道坍塌，所以才會這麼冷清……」

無巧不成，一位外型酷似小六的機器人，從他們面前路過，同時、跟著林先生瞥望小六二號的視線，我們也看到了那位在長椅上打盹的老人。

「接駁車已經待命了……您很快就能和親友們見面了……」小六，主動將林先生的焦點，從打盹老人那兒拉回來，拉到他們已經抵達的車站門前，拉到那正向著林先生撫送舒鬆的林蔭大道前。

車站大門，正對著那盎然森森。

從那森森隧道裡悠悠而出的熟悉清新，撫過站前廣場，輕撲了林先生一身。
這輕柔溫婉的撲而不倒，將他心中的憂疑，澈底解放。

輕風中，千百相織的花果秀^{（註4）}，比在月台上聞到的，更加濃郁、透神。

濃得林先生再次躍進那無法抗拒的受癒氛圍，透得他滿腦一片沉靜。

這前所未有的靜癒，消彌了他心裡所有的疵絮，林先生，現在已經完全不在乎，事先相約的親友們，為何沒一個在車站等他……

林先生，就這樣頂著滿腦沒來由的感幸^{（註5）}，和小六一同登上，那台久候他們多時的敞篷小巴士，深入那林蔭大洋。

路途中，小六維持著在車站時的專業素養，錙理分明地，為林先生細述著緣吉裡的林林總總。

雖然，它知道，林先生已經沒在聽。

林先生的聽覺，正在遲鈍。

小六的一字一句，一經過他的耳廓，彷彿全都糊在鼓膜上，堆成一團，不清不楚。

4. 採用「秀」這個字，一方面是突顯「氣味中美妙的層次變化，就像是一場表演」，同時也是在提示「嗅」這個同音字，本身的意涵。

5. 感到幸福。

林先生所看到的東西，也逐一披上了薄紗。

眼裡全是霧濛濛的，全身各處的皮膚，彷彿正被什麼東西給叮咬，陸續傳來，帶著緊麻的螫刺感。

唯一正常得過於尋常的，是從月台上就保持在巔峰的嗅覺。

這高昂的嗅欲，讓林先生想大口吸進更多的緣吉芬芳，癡得他不由自主地，加深自己的每一次呼吸。

這無法言喻的嗜氧，更在他意識中催起另一種奇妙欲望：

「陽光……我好想多擁有一些陽光……」

這奇妙的欲望，策著林先生仰起脖子、面向著林蔭上方，那透著細碎陽光的一線天、搖頭晃腦。

「效果這麼快就呈現出來了……他這體質果然適合MD-01……」

小六，暗自觀察著林先生的各種徵象，估算著車程時間，控制著小巴士，在深綠隧道裡瞎繞，好繼續廢話連篇，拖到藥劑作用的臨界點。

林先生，一直張著嘴呼吸，他的唇區很快就燥了起來。

他覺得嘴唇燥得像是脫了點皮，於是想動動嘴唇、藉著門牙的鋒緣，刮去那乾翹的小唇渣。

但是，他臉上的肌肉，完全沒有理會他。

現在，它們除了將嘴撐大吸氣之外，似乎甚麼都不想做，這逼著林先生只能提起手，直接剝去那乾蛻未落的小唇渣。

林先生，隨著他對陽光的渴求，全身逐漸僵硬。

不單是臉上的肌肉，他的四肢，也貌似擁有了自己的意志，對他下達的任何指令，推三阻四。

林先生的筋絡，像是被注入了快乾膠，一個簡單的提手，也讓他使出了吃奶的力氣，才迫使那滿不甘願的右手、挺出大拇指，拙劣地抹下他唇角邊的那塊唇渣：

看起來像是某種植物的外皮。

他那驚拙的右手，在帶走唇渣的同時，更在唇角邊留下了一細綻縫，從那綻縫中微溢而出的，也不是顯眼的灼紅，而是某種透明的膠質體……

「需要再補充點水分嗎？我看您嘴唇有點乾……」

小六，貼心的問候，濃逸著昭然若揭的不懷好意。

林先生，現在兩眼癡滯，嘴張著像討氧的魚那般，臉一直保持向上。

就連剛剛撕下那塊小唇渣、弄破嘴唇，他也沒改變過那仰天長嘯的姿勢。

「水……還好……我想要……陽光多一點的地方……」

林先生，回應小六時的口氣，聽起來像是有口無心的喃喃自語。

對於陽光的渴求，顯然已經主宰了林先生的意識。

久未相見的妻子與友人，全被他諸置腦後，現在，他只想要：

「給我充分陽光！深植深綠海洋！」

「好的，那我就先找個陽光充足的地方，讓您休息一下……」

不一會兒，小巴士就在一個十字路口停下。

小六，將林先生從位子上攙起，打算讓他躺著下車，因他已一身僵硬，不良於行。

它過去扶他的時候，他甚至無法將手自然的搭在小六肩上。

「放鬆，一切交給我。」

小六，扶起林先生的同時，也將自己的外形，做了些改變。

它變得像是一張直立式的急救床，好讓已經硬得無法自己的林先生，能被它輕鬆地載下車。

小六載著林先生，下了車，穿過人行道，進入人行道裡，那一小塊，事先就已經空置妥當的綠地上，它，順手拔去，插在綠地緣角的一塊小示牌，並將林先生從自己身上卸下，把他正立在那塊小綠地，大約中央的位置，那個事先掘好的淺窪裡。

只顧著仰求陽光的林先生，完全不介意自己被小六當成了一株植物般，安插在那個深度及膝，積水過踝的「待植坑」中。

「這裡光線不錯，要不要坐一下？」

「不……不用……讓我站會兒……應該就可以……」

「您看起來不太舒服？馬上要與太太見面，太高興了嗎……」

我們彷彿可以看到，小六那張沒有五官的白淨臉龐，正晾著奸計得逞時的邪鄙笑容！而它那完美的真人腔調，更是澈底招搖著它的惺惺作態！

「放輕鬆，您的太太，就在您左手邊。」

這句話，總算讓林先生改變了他的臉部方向，從不久前的積極向上，遲緩地，轉往他左手邊的那棵樹。

「您現在的姿勢是最好的，我當時也是請她望向您現在的方向……很快的，您們就可以四木相接了……」

林先生，這時已經聽不見小六在說甚麼了，他只是痴望著左手邊的那棵樹，任由頸子以下的部分，進行一場未經他允許的革命！

林先生的體內，似是寄宿著，一位沉睡已久的改革者。

而這改革者脾氣暴躁，一醒過來，就毫無保留地，將自己的下床氣，徹底釋放！沒來由的下床氣，將林先生狠狠折騰，折磨得他全身抽搐、止不住地打顫！

然而、隨著那一次次，不規則的抽搐打顫，林先生的軀幹、四肢以至於皮膚、毛髮，也逐一做出了相應的臣服！

他的骨頭劃皮而出。

卻已不是通識中的象牙白，而是某種喬木圓心的淺茶黃。

隨著利骨削開的膚緣，洩散而出的，也不是理所當然的殷紅，而是燦著幾分別透的清澈溶液……

附和著骨仔們的增生與延展，覆蓋其上的筋、肉、皮也相伴交響……

它們雖因骨仔們的驟然高昂，暫綻斷段，卻也因此被激起了追增伴生的意志！

彷彿有數位看不見的巧手工，在骨仔們斬開膚衣的瞬間，迅速將那些泌自脂裏的清澈溶液，一一敷抹在那此起彼落的皮開肉綻上，默默褪去那一幕幕的慌目驚心……

乘著一次次的骨肉綻合，原本秀著幾分淺黃的膚衣，也調整了自己的外象。

它們的色澤逐漸黯沉，韌度也隨之疾進。

如此的疾進，減少了骨仔們，展破它們的次數，也讓它們能更確實地，攀附在增生後的骨仔上，迅速改變整個「人」的外型。

而毛髮，像是被皮膚吸收那般，迅速萎縮，並改以另一種形式，在上半身的每個末端，蒼翠重生！

林先生，就這樣就地重生了！

他就在我們眼前重生，就在我們面前變成了一棵樹！

在這不久前，還被稱為林先生的樹上，我們已經看不到任何擬似人的徵象！他已經澈底地成為，這深綠海洋的一分子！

他再也無須憂煩人與人之間的一切！

他總算「攻得圓滿、心蒂清盡」！

「作用時間，三十九秒。」小六語帶得意，喃喃有聲。

「今天，也要讓他們手牽手嗎？」另一個語調，未經邀約，在小六身後作響。

那未經邀約的語調，也是一具擁有智慧的機器。

那機器的外觀，淺淺鵝黃，像塊覆置的奶油，與下截的暗紅勻稱相依。

暗紅的一端，猶似被削平的亭部，與那奇形的領頭，相隙相契。

「雙色奶油」，看是尊專門載重的大型車輛。

它的體型，至少有小巴士的三倍，拖附在後的透天斗，高深、龐巨，無法輕易窺視裡面究竟裝了些甚麼。

「牽或不牽，不是我能決定的，對我來說，這不過就是一個研究紀錄而已……」
 小六，回應裡伴著些得意，緊接著，它對「林氏夫妻」，投射出幾枚類似迴力鏢的金屬利器，斬去了一些末枝。

末枝被斬，好似刺激了林氏夫妻，更像是給了他們機會！

他們像是正在渴望著這個機會，令那些被斬餘的截頭，將渴望化為行動！
 他們催促著那些被斷去的枝頭們，迅速增生！增生到他們彼此交枝、相纏為止！

交枝的木葉，就像是兩人牽起了彼此的素手，在這悠悠無垠的深綠海洋，再次共生相繫，
 再次十枝緊扣……

深綠海洋，北台^(註6) 609・漢碼：緣吉。

廣名在堡台眾民口耳間的退休美地，實則堡台之心處理「屆期人類」的集中營。

屆期人類，涵義廣泛，包括了一般的「正常退休」，以及其他各式各樣的「因症不癒」或是「困難不治」。

他們被集中到這裡，透過指定的藥劑，轉化為特定的植物，成為「另一種形式的永續不滅」。

堡台的人工智慧，利用這些植物所產出各種果物，研究、加工，轉製成各種食品或藥劑，支應著廣大堡台的「生生不息」。

「看來，這次的結果，也在你的信賴區間裡。」

「畢竟是良民，結果總不會太離譜的……你現在是剛收工回來？還是正要過去？」

「正要過去，一起來瞧瞧嗎？有個專題正在結案……」

小六，操起了它的小巴士，跟著雙色奶油，在深綠海洋裡，再次穿梭起來。

「你決定了嗎？老爹說的那個。」行進間，雙色奶油，先敲開了話間。

「沒，我覺得我們沒甚麼差，無論哪一方獲得最後的統理權……堡台，不能沒有歸原。」

歸原，是人工智慧們的稱法，位據堡台園區北端的大型集中營（註7）。

集中營裡，分門別類，有針對人類所設計的緣吉，有收容報廢機具的理寇。